

I247.5

4009749=2

31

台湾长篇爱情小说

水手之妻

杨小云 著

2001/7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B 573194

目 录

新嫁娘.....	(1)
送君情泪.....	(10)
爱心.....	(18)
情书一封.....	(21)
出洋相.....	(25)
灾情惨重.....	(32)
杜鹃窝里的青春.....	(40)
爱与寂寞.....	(49)
少年情怀少女心.....	(52)
沼泽野人.....	(59)
准妈妈.....	(64)
最长的一夜.....	(67)
疑云重重.....	(76)
相逢犹如在梦中.....	(81)
有时苦来有时甜.....	(87)
缘订三生.....	(93)
教员? 船员?	(101)
洋姑爹.....	(110)
孩子来临时.....	(118)
情悠悠恨悠悠.....	(128)
浮冰上的爱.....	(133)
生命休止符.....	(143)

蒙古大夫.....	(151)
天长地久.....	(158)
可爱的陌生人.....	(167)
爱的破灭.....	(175)
艳遇.....	(184)
大海的婚礼.....	(188)
更上层楼.....	(195)
今生今世.....	(200)

新 嫁 娘

“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嫁给跑船的。”

在崭新的大红绒烫金字日记的首页写下这几个字后，就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我定定地注视着横在白纸上的那些字；突然间，它们全不见了，我急忙用力眨了眨眼睛再看，它们又好端端地排列在那儿。

大概是太累了！我将自己掷向柔软的床面，闭了闭酸涩的眼皮，身体觉得好疲倦，心绪却呈现出异样亢奋，好象有一股气流直要往上窜，一颗心胀得满满的，有如一罐发酵的美酒，不断溢出芬芳醉人的气息。

浅黄色的灯罩，使小屋里荡漾着柔和媚丽的色感。梳妆台上、窗户上、门框上都贴着红色的双喜字，一对龙凤蜡烛安详地立在柜台上，旁边摆着四色干果和一些瓶瓶罐罐各式化妆品。新涂的油漆，有着强烈刺鼻的气味，直溜溜地往鼻子里钻，薰得人脑浆子发痛。我皱了下鼻子，霍然坐了起来。阿渔怎么还不进来？搞什么名堂，大男生洗澡竟那么久，真慢！

我托着下巴，再度将视线转向日记本上那一行黑字，心

里颠过来倒过去地念着。

“新娘子，想什么？”

一只温热的手搭在肩头，一股淡淡的肥皂清香飘了过来。我抬起头来，接触到一张干净、年轻、俊逸中有着几分粗犷的脸孔，正用着一双深情的眸子俯视着我。这个人，这个中等身材的大男生，从今天起就是我的丈夫，我的男人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依恃，一个与我有着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人，这是多么神妙的一件事呢？

“发什么呆？还不快去把你那张调色板的脸孔洗干净？”声音虽然十分柔和，用词却有点刺耳。

“好哇！你竟敢取笑我。”我心里有几分不快，才结婚第一天，就开始挑毛病，以后还得了？

“这不是取笑，是实情。好好的一张脸，偏要涂得五颜六色，硬象戴了一张面具，根本不象你。”

“人家新娘子都是这样嘛！自己不懂……”我嘟起嘴，大不以为然。赌气地拿起睡衣，“哗”地一声推开门，刚探出头，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客厅里，公公、小叔、小姑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随着突然的开门声，大夥的头都转过来，象几盏探照灯同时射向我，照得我睁不开眼睛，我胀红了脸，木楞楞地定在那儿，抓紧手里的睡衣，窘迫地不知如何是好，仿佛有一世纪那么久，才踩着急速的小碎步冲向浴室；关上门后，才发现所谓的浴室竟是如此狭窄的一个小空间，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吊在屋顶，一个洗脸架，上面钉着木板，排列漱口杯、牙刷、牙膏、刮胡刀；中间悬着一面镜子，左下方挂着一排毛巾，墙角上竖了一个铝质大盆，上方突出着的是水龙头，地面上湿漉漉的一大片水渍。

接了一盆冷水放在盆架上后，才想起毛巾和洗面皂都在屋里忘了拿，想大声叫阿渔送过来，或者自己回屋里去拿，待想到刚才的窘劲不觉意念全消，算了，只有将就着用肥皂洗洗算了。

凑近了镜子，里面映出一张描绘得十分细致的脸，高耸的贵妃髻，额前一排细密的刘海。酡红的面颊，一切都显得模糊而陌生，在许多色彩的堆积下，有一分杂乱，却也有几分难言的调和及美感。想起早上在美容院，躺在化妆室里，由美容师一层层一笔笔地涂抹描绘，看她那份专注的神情，不亚于一位艺术大师，正聚精会神地雕琢一样作品，一道道手续，一点点着色，足足画了两个半小时，她才满意地结束。在众人的赞美之下，对镜自览，我惊异地发现化妆术的奇妙，它几乎改变了一个人的容貌呢。

在祝福和道谢声中，走出美容院，心中怀着一分忐忑，也有着无比的娇羞与喜悦，耽会儿阿渔看了不知道会怎么样。

走廊上，阿渔和小李正引颈以盼。新理的头发，光溜整齐地倒向两边，刮得发青的下颔，配上新做的西装，光鉴照人的皮鞋，从头到脚是新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新”郎。我们目光接触的一刹那，彼此都读出了对方眼神中的那一抹讶异和不惯，迅速地收回视线，变得手足无措起来。

在照相馆里，足足折腾了三个小时，那位摄影先生似乎对拍结婚照有偏好，甚至怀着一种膜拜的心情在进行。他不厌其烦地用各种角度试几十种姿态，一定要拍下他认为最美最富于艺术感的相片。他说结婚是人生大事，结婚照更是一件具有纪念性和历史价值的东西，怎么可以马虎行事？

听来也有理，是不能马虎行事呀！何况我这张经过特殊处理的脸，一生就这么一回，若是不留点影像以资纪念，多可惜！

对着镜内的自己，做了最后巡礼，掬起一捧水洒向脸孔。哦！好凉。

男生真差劲，一点也不懂女人的心。连半句夸奖的话都不会讲，还说什么调色板，哼！真气人。

拿起肥皂，使劲涂满一脸，在泡沫的堆磨中，我恢复了一张光沌沌的原来面目。

胡乱地用冷水冲了下身子，冷得我直打哆嗦。虽然是六月底的天气，冷水淋在身仍然有着无比的寒意。一直到我回到屋里，仍然被那股寒意压迫着，禁不住地喊冷；尤其当我看到阿渔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盖着松软软的凉被，好整以暇地瞅着我，不觉火冒三丈。走过去一把揪起被子对他吼道：

“看什么看，人家都快冷死了，你也不管！”

“哟！哟！哟！哪有这么凶的新娘子嘛！厨房煤球炉上有一大锅热水，你自己不晓得用，怪谁？”

“怪你，当然怪你！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帮我端过来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习惯性地搓鼻子，一脸窘相，“我不好意思，怕他们会笑我……”

“哼！你就不怕我感冒！”

“好啦！我的乖新娘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来，我抱抱，包管马上暖起来。”

“谁要你抱，讨厌！”我羞红了脸，挣着站起来。

外面的灯都关了，大概各自回房休息了吧，整栋屋子落入沉静之中，阿渔熄灭了室内的吊灯，只留下床前一个小小的光圈，露着暗红的色晕，衬托得他那双狭长的眼睛更亮、更黑、更热，我避开他的视线，转过身看见那一对烛台。

“阿渔，把火柴给我。”

“干嘛？”

“点上这一对龙凤蜡烛啊！据说每对夫妻在结婚这天晚上都要点一对蜡烛，龙的那根是丈夫，凤的这根是太太，要是两根同时烧完，就表示夫妇白头偕老，要是其中有一根先烧尽表示有一个人要先走，或是发生变化什么的。”

“迷信！无稽之谈，乡下人才信这一套，你怎么也跟着起哄。”

“我不管！我一定要点上，一定要！”

“好，好，点上，点上，让我来。”阿渔拿起火柴，划着了，却不知从哪下手。“先点哪一支呢？”

“当然是龙烛罗！先生，先生，什么都是丈夫先嘛。”

两条火焰跳了起来，越窜越高，映得脸孔发热。对着烛光，我合上双手，虔诚地祈祷着：但愿我和阿渔生生世世永不分离，做一辈子恩爱夫妻。

“哇，洞房花烛夜原来是这般情景呀！”阿渔凑过来，偎着我的脸，咬着耳朵说：“新娘子，你该知道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呀！”

“讨厌……”忽然一股热流横遍全身，脸孔发烫。我想挣脱箍在腰上的双手，却被他整个拥进怀里，连翻带滚地跌向床心。

“乖，你的脸好烫……”

“你也一样。”

“你的心跳得好快……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“我摸摸看是不是一样。”

“不要嘛，人家……”我一溜钻进被子里，紧紧地裹住自己，一颗心骤然膨胀着，向体外迸挤了出来，胸膛象要裂开了似的，口干喉紧，仿佛着了火一般。

就在同时，被底下伸进一双手，紧紧地攫住我，接着一个热烘烘的身体靠进来。

一接触到他那热滚滚的嘴唇，便有一种兼有生气和电气的热流传到我身上，使得全身都颤抖起来。我觉得自己象一个气泡，不断往上冒、往上升，又好象放在熔炉中烧炼的玻璃模型，一点点在熔化，消失……

夜深了，人静了。我偎在阿渔臂弯里，侧着脸凝视着他，灯光映照着那清晰突出的轮廓，黑浓的双眉，深陷的眼窝形成一片阴影，挺直而饱满的鼻子下，是一张弧度优美的嘴，实在太美了，我觉得心里有种异样的满足与快感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轻轻地替他拂去散落在额前的黑发，小心地拭着沁出的汗水，心中溢满着无限柔情蜜意……忽地，一个念头掠过脑际，我支起身子叫了一声：

“阿渔！”

“嗯？”他仍是闭着眼睛，声音中透着无限慵懒。

“你是不是水手？”

“我？我不是水手，是助理三副。”

“船员是什么样？水手又是什么样呢？”

“还不是跟普通人一样。”

“是象电影里那些海盗呢，还是象那些满脸横肉喝酒玩女人的家伙？”

“都不是！”

“那是怎么样，你告诉我嘛！”

“乖太太，有什么话留着明天再讲吧，我困死了。”他拍拍我，不愿再谈下去。没多久就传来细微的呼声。哼！他倒好，说睡就睡，真会享福。

悄悄地翻过身来，打了个哈欠，真困，眼皮直有八千斤重，全身酸软，四肢乏力；是该好好睡一会儿了，明天一早还要搭车南下旅行呢！

眼皮才闭上，立刻又弹了开来，眼前象晃动着一盏走马灯，许多事都一幕幕转着闪着。上船、水手、新娘、夫妻、家。酒筵中的情景，父母的容颜，宾客的笑语，朋友的祝福，交杂地呈现着，一幕幕、一片片，象海水不断拍打的岩石，一阵阵冲激着。想到好久好久以前的小事，又想着很久很久以后的种种，纠缠在一起，撕扯着，激战着，想要抓住它们仔细思考一下，却是一个也抓不住……

睡意越来越浓，朦胧中，我闭上了眼睛，进入梦境，又仿佛人还是醒着，脑子里的走马灯依旧在转动着，转动着……早上醒来，仍然有着宿醉般的疲倦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不觉吓了一跳，顿时睡意全消，人整个地醒了过来。哟！怎么一夜之间天花板竟变得黑污污的两团？

“这就是那一双龙凤花烛留下的后遗症。”阿渔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，笑嘻嘻地指着烛台，又指指天花板说。

“唉呀！不对！怎么有一根蜡烛还剩下两寸没烧就熄灭了？”我失声地叫了起来，一丝不祥的念头迅速闪过脑际，

很快地窜流开来，一阵昏眩，两股热流逼上眼眶，一个踉跄跌坐在床上，叫了一声“阿渔”，再也说不出半个字来了。

“乖，阿乖，你怎么啦？脸色这么难看？”恍惚中阿渔轻摇着我，急促地说道：“你还真相信那所谓的传说啊？平日看你蛮开朗、爽气的，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小心眼了？把夫妇间的未来寄托在两根蜡烛上，不是太滑稽了？你呀！真是‘新人物，旧思想’，快别想了，收拾收拾该出发了，今天是我们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天，我要你带着笑容，来，看着我，笑一下，嗯？”

我定定地仰视着他，那深褐色的眼球中镶着一粒全黑的瞳仁，里面反映出一张哀愁的脸孔，哪里象新娘子嘛！简直就是黄脸婆，才结婚第二天就这么难看，怎么可以？

随着阿渔的手势，我靠在他胸前，静静地偎依着。想着小时候常听长辈们所说许多过年时的禁忌和典故，其中有一次，我记得最清楚，年卅晚上不能摔交、跌倒、挨打或哭泣，否则明年就会倒霉，偏偏八岁那年的大年夜，经过院子时我滑了一交，跌得并不重也不很疼，要是在平时，我会站起来拍拍屁股了事，但是今天是除夕，今天摔了一交可大大的不妙呀！想到它的严重性不觉“哇！”地一声哭了起来，哭声惊动了家人，也吓倒了自己，怎么我又犯了另一个禁忌？越想越怕，越哭心里越毛躁，越觉得气闷，任妈妈亲友们怎么劝都化不开我心里的结，哭到最后，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收场，还差一点挨一顿屁股。过完年，早将这码子事忘得一干二净，也不记得有什么厄运降临。

这时我靠在阿渔肩头问道：

“你会爱我多久，阿渔？”

他握住了我的肩膀，用他那双坦白的、深沉而狭长的眼睛，正面注视着我回答道：

“永久，永久，这辈子，下辈子，阿乖……”

这句话由他嘴里说出来，竟有着特殊真切而永久的意味。我把他搂得紧紧的，用一颗跳动的心告诉他我多么爱他，多么高兴，同时，也抚平了心中的皱摺。拉开窗帘，洒进满屋的阳光，顿时室内显得光辉而明朗，连天花板上那两大块黑渍也淡了许多。

送君情泪

在我尚未体味出婚姻生活美好之时，别离的阴影却已爬进了心田。

旅行回来后，开始面对真正的生活。公公将家计大权郑重地交付给我这个毫无经验的新媳妇。

一切都显得杂乱而阴霾，真不知该从何处着手。这个家自从婆婆去世后，已经多年没有主妇了，更缺少一份生气与欢笑，一切显得阴沉沉、冷冰冰的。房子是日据时代的旧屋，和许多公家宿舍一样，年久老迈。客厅的榻榻米改换成地板，纸拉门也换了木门。虽然刚油漆粉刷过，却仍然掩不住那份陈旧，真象老太婆涂粉——全浮在脸皮上。

天井里的一棵大榕树，遮天蔽日，即使在大白天也要点灯。除了我们住的那间屋子由于是后来搭出来的，光线比较好一点之外，其他三个房间，都是阴暗暗散发着一股湿霉味。

客厅里是一套咖啡色皮沙发，配上金黄色的窗帘，倒也有几分活泼的气息。早上在市场买了一大捧玫瑰花，蓬松地插在一个敞口瓶子里，整个屋里弥漫着夏季的新鲜和微带湿气的清香。

我一面拭擦着桌椅，一面想着一定要叫阿渔把天井里那棵大树砍掉一些枝叶，这样屋里就不会这么暗了。

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刺入耳膜，心也象被扎了一下似的。这个门铃声音实在太尖锐了，赶明儿个该换个音乐门铃，免得每回谁一揿铃，我就吓一跳。

拉开门，正好和阿渔打了个照面，一颗心“咚！”地一下沉了下去。他那张原本长型的脸孔，变得更长，上面象是浮着一层霜，又象在跟谁赌气似的，一言不发地脱了鞋，往沙发上一坐，直愣愣地瞪着前方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“阿渔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在他身边坐下来。

他仍旧不吭一声，只转过头来瞅了我一眼，流露着痛苦的表情。

“阿渔，你不是说要到船公司去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象是有什么苦痛在那里啮他，一逢把嘴巴绷得紧紧的。

“公司的人怎么说？”一阵惊悸，我不由地抓住他的手，瞪大了眼睛说：“不会是要你上船去吧？”

他用力地握住我，痛苦地低下头去，在这一握之中，我已经知道了。那不可避免的一刻终于来了，只是，未免太快了一点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越快越好，公司方面希望在一个月到四十天之内。”

“哦！……”

我骤然地放开了手，瘫进沙发里，心头隐隐作痛，象猛然被螫了一下似的，麻丝丝的，一点点向周身散开，眼前浮

起一团雾气，四周都陷入白茫茫的一片。

沉默象一张无形的网，罩住了整个空间，太阳不知什么时候由树叶缝隙中跳了进来，稀稀落落地洒满了一地，我死命地盯住自己脚尖上的那一点光圈，心里已经感到远别的沉痛……

直到耳边传来隔邻午间电视开播的声音，才惊醒了沉思中的我。侧过头，看见阿渔还是刚才那个姿势坐着，嘴角下撇，象是受了什么委屈一般，又象是随时都会哭出来似的，不由一阵心疼，萌生出太多的爱怜与不舍，我轻轻推推他道：

“阿渔，别再想了，不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吗？”

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忽然使我变得坚强起来。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柔弱？还是不愿意看到一个比我更软弱的男人？抑或是他那副无助凄惶的表情触发我母性的本能？还是我受不了心爱的人受苦？来不及多分析，很快地有一种新的感情在成形，我疼爱地望着他道：“走，咱们上外面吃饭，街上逛逛，下午去看场电影或是去跳舞，由你决定！”

我用力地眨了眨眼睛，将胀在里面的泪水逼了回去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回到屋里，拿起粉扑轻轻在脸上按着，涂上一层口红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告诉自己，不要轻易让悲伤的情绪击倒，如今你已经是一个妇人啦！

匆匆换了件衣服，再出来时，用尽力气，投给阿渔一个温暖的微笑，终于他脸上的冰霜渐渐化了，整个脸的线条也显得柔和起来，露出一脸稚气的纯真，直溜溜地对着我傻看。

“走吧！我的丈夫。”我挽起他的手向玄关走去。

尽管封得再密，压得再紧，那股离愁的酸楚仍旧盘桓在心头，总会那么出其不意地窜起来，刺一下。就象一扇关不牢的窗户一样，任你怎么挡冷风也会钻进来。

家里象安置着一颗定时炸弹，听着它滴滴嗒嗒响着，却无法让它停止，那份煎熬与无奈，直比死了还难受，心里有如鼓了个大脓疱，不断发胀疼痛，却不敢去碰它，也不能切除掉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公司不断催他启程。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，终于，公司发出最后通牒——八月一日搭机前往英国上船。

晚上，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上那两个黑渍，经过擦拭后几乎看不见了。屋里闷热，一丝风都没有，汗水不断由颈子里冒着。这一阵子，阿渔一直很少开口，总是紧闭着嘴，用力地将嘴唇扯成一条向下的弧线，满脸凝重，象化不开的浓雾，使他的脸看起来好严肃、好沉重。

饭后，他到公公屋里，父子俩谈了很久，回来后脸色虽然开朗一些，眉头却仍旧紧锁着，我几次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又都缩了回来。

他躺在床上，两只手压在脑后，仰着头也将视线投向天花板，用一种平稳中略带急促的口吻说道：

“乖，你知道我上的是远洋油轮，船不回台湾。这一去订的是两年合同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怕不怕？我是说，我走了之后你一个人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日子会很寂寞，很单调，很苦。不过我会常常给你写

信的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还有，这个家也要交给你了；爸爸年底就要退休，弟妹都还在念书，家的担子势必由我们挑起来，你主内，我主外，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？”

“好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能办到，也相信你能够做得很好，父亲对你也有信心。你一向比我行，对人对事哪方面你都比我强。爸爸还说，你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孩子，又聪明又灵巧。将来我们季家的兴旺，就全要靠你了。”

这些话象一串散落的珠子，骤然地洒落在心田，在我来不及仔细检视它们之时，已经散得一身一地了。

我行吗？我能够做得很好吗？这么重的一个担子，我挑得动、担得起吗？

在一片迷惘之中，我着实对自己怀疑。

近日来，我常常会对自己感到陌生。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，每天都在不断地学习、成长；不断地在生活中自我更新，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好多，懂事了好多。这短短几十天的婚姻生活中所历练到感受到体会到的，超过以往廿四年来的总和。

以往我总是任由自己的感觉与情绪来支配自己，而现在虽然仍旧无法摆脱它们，却已经能够控制到最低限度了。就如同此刻向自己承认我害怕是一回事，任由这种恐惧将我击败，又是另一回事一样。

爱默生曾说过：“做你所惧怕的事情，那你的惧怕心一定会消灭于无形的。”